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■小說組　□散文組　□新詩組
作品名稱	**我，沒關係**

一、晴天與雨天

小燕第一次學會察言觀色，是在七歲那年。

那天晚上，窗外下著雨，雨水沿著鐵窗一滴一滴往下滑，遠處偶爾傳來車輛經過積水的聲音，廚房的燈亮著，餐桌上擺著兩盤已經涼掉的菜。媽媽坐在桌邊，低頭看著手機，眉頭皺得很深，拇指一遍又一遍地滑動螢幕，像是在等一個遲遲沒有出現的答案。

小燕背著書包站在門口，鞋子還沒脫好，便已經知道今天不能吵著要吃冰淇淋，也不能提起聯絡簿裡那張需要家長簽名的考卷；她把書包輕輕放下，先看了一眼媽媽的側臉，又望向餐桌上那兩盤菜，最後決定走進廚房，把水壺裡剩下的水倒掉，再接滿新的水。

「媽媽，我回來了。」

媽媽沒有抬頭，只淡淡地應了一聲。

「嗯。」

小燕站在原地，等了幾秒鐘，才慢慢拿出考卷，紅色的八十八分映在燈光下。她原本想告訴媽媽，自己有一道題目明明算對了，卻因為看錯題目被扣了分，也想問她週末能不能帶自己去買一盒彩色筆，可是看著媽媽緊皺的眉頭，那些話忽然變得沒有那麼重要，她把考卷放在桌上，努力讓聲音聽起來輕快一些。

「媽媽，今天考試我有八十八分。」

媽媽終於抬起頭，看了看考卷。

「還可以，不錯啊，繼續保持，妳知道媽媽每天上班很辛苦，妳要自己努力，以後才不會像媽媽這麼累。」

小燕點了點頭，把考卷收回書包裡，沒有再提起那道被扣分的題目，也沒有再問彩色筆的事情，她只是忽然覺得安心了些，像是有人終於替她關上了窗外那場看不見的雨。

那時候的她還不明白，為什麼一張考卷能讓媽媽的表情改變，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因為她眉頭舒展，而跟著鬆一口氣，她只知道，只要考得好一點，回家就比較不需要擔心；只要乖一點，媽媽就比較不會煩；只要不提出太多要求，家裡的晚上就能平靜地過去。

於是，小燕漸漸成為大人眼中最懂事的孩子。

親戚來家裡時，總會摸摸她的頭，說媽媽一個人帶孩子不容易，以後要好好孝順媽媽；鄰居阿姨看見她自己背著書包去補習，也會笑著稱讚她獨立，說媽媽真有福氣，能有一個這麼省心的女兒。

媽媽聽見這些話，通常會露出難得的笑容。

「她從小就不用我操心，功課自己會顧好，家裡的事情也會幫忙，真的很乖。」

每當這個時候，小燕便會站在旁邊，低頭整理自己的衣角，心裡悄悄升起一點滿足，她喜歡媽媽笑起來的樣子，也喜歡別人說自己是個好孩子；只是偶爾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她也會想，如果有一天自己不那麼乖了，如果考試沒有考好，如果哪天不想幫忙做家事，甚至只是心情不好，不想笑著回答別人的問題，媽媽還會不會像現在這樣喜歡她。

這個問題太難回答，她便不再去想。

小燕的媽媽是一個努力生活的人，她獨自撐起家庭，白天在公司處理沒完沒了的工作，晚上回家還要準備晚餐、整理家務，有時候忙到深夜，連坐下來好好吃一頓飯的時間都沒有。小燕知道媽媽很辛苦，也看過她在深夜裡揉著發疼的肩膀，一個人坐在客廳，盯著沒有開聲音的電視發呆；她並不是不愛這個孩子，相反地，她把許多期待都放在小燕身上，希望女兒將來能有更好的生活，不必像自己一樣，為了生計低頭，也不必在疲憊的時候，連一個能依靠的人都沒有。

只是，媽媽從來沒有學會如何安放自己的情緒。

有時候，她的情緒像晴天，週末早晨，陽光會從窗簾縫裡灑進房間，她難得不用上班，便穿著寬鬆的居家服在廚房煎蛋，故意說要把小燕的早餐吃掉。

「不行，那是我的！」

小燕從房間裡跑出來，伸手搶回盤子，媽媽便笑著把叉子舉高，不讓她拿到，兩個人在餐桌旁鬧成一團，直到雞蛋快要冷掉，才各自坐下來吃飯。

媽媽會替她把翹起來的頭髮壓平，也會在她發燒時整夜坐在床邊，用手背反覆確認她的額頭是否退燒，有一次，小燕半夜醒來，看見媽媽趴在床沿睡著了，手裡還握著剛換下來的濕毛巾，她沒有叫醒媽媽，只是把被子往她身上拉了一點，心裡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。

可是，晴天不會一直持續。

有時候，媽媽回家時會把鑰匙重重地丟在桌上，鞋子踢得歪七扭八，不說話，也不吃飯，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螢幕裡的人笑得很大聲，屋子裡卻安靜得讓人喘不過氣；小燕會先觀察她幾分鐘，再決定要不要開口，問她要不要吃飯，怕她嫌自己煩；不問，又擔心她覺得自己不關心她。

有一次，小燕不小心打翻桌上的水杯，水沿著桌面流下來，浸濕了作業簿，她還沒來得及拿抹布，媽媽便忽然提高音量，責備她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。

「妳到底有沒有在看？做什麼事情都毛毛躁躁的，我每天已經夠累了，回家還要替妳收拾這些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馬上擦乾淨。」

小燕慌忙伸手去拿抹布，媽媽卻像是再也忍受不了似的，抓起旁邊的椅子，猛地往地上一摔。

椅腳撞擊地面的聲音在狹小的客廳裡炸開，小燕整個人僵在原地，耳朵嗡嗡作響，想逃進房間，雙腳卻像被釘在地板上，只能看著倒在地上的椅子和媽媽劇烈起伏的胸口。

「我叫妳做事情認真一點，為什麼每次都要我講這麼多遍？」

小燕張了張嘴，卻發不出聲音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她不敢哭得太大聲，害怕哭泣會讓媽媽更加生氣，只能不停地說對不起，直到媽媽終於轉身走進房間，重重地關上門。

客廳重新安靜下來。

小燕蹲在地上收拾水漬，水已經流進作業簿的縫隙，紙張變得皺皺的，她拿起碎片時，不小心割傷了手指，血珠慢慢滲出來，她用衛生紙包住傷口，繼續擦桌子，直到地板乾了，椅子也重新擺回原位，才抱著作業簿走回房間。

那天晚上，她躺在床上，睜著眼睛看天花板，每當聽見客廳傳來一點聲響，肩膀便會不自覺地縮起來，她不知道媽媽還在不在生氣，也不知道明天早上起床時，自己應該用什麼表情面對她。

第二天早上，媽媽照常替她準備早餐，煎蛋的香味從廚房飄進房間，彷彿昨晚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。

「昨天有沒有嚇到？」

媽媽一邊倒牛奶，一邊問，小燕抬起頭，沒有想到她竟然還記得。

「有一點。」

媽媽沉默了幾秒，低頭把杯子推到她面前。

「昨天媽媽心情不好，不是故意的，妳不要放在心上，媽媽工作已經很累了，有時候難免會控制不住脾氣。」

小燕等著她再說些什麼，等著她告訴自己，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，或者至少問問她，昨天是不是很害怕；可是媽媽只是看了一眼時鐘，提醒她記得把聯絡簿拿給她簽名。

「吃完早餐就趕快去上學，不要遲到了。」

話題就這樣結束了。

小燕低下頭，慢慢喝完牛奶，告訴自己，媽媽今天有幫她準備早餐，所以昨天大概真的只是因為心情不好；她把那個晚上收進心裡最深的地方，再用溫暖的回憶一層層蓋住，記得媽媽替她縫好書包拉鍊的下午，也記得她在雨天替自己多帶一把傘的樣子。

她相信媽媽是愛她的，而一個愛孩子的媽媽，應該不會真的傷害自己的孩子。

所以那些讓她害怕的事情，一定只是偶爾發生的意外。

二、不能說的秘密

十六歲那年，小燕第一次看見媽媽傷害自己。

那天晚上，媽媽接了一通電話，在陽台上講了很久，聲音時高時低，最後突然提高音量，對著電話說：「你們每個人都只會逼我！」接著便掛斷電話，把手機摔在地上。

小燕正在房間裡寫作業，聽見聲音後走出去，看見媽媽坐在沙發邊，雙手抱著頭，肩膀微微顫抖，她慢慢走近，蹲在媽媽面前。

「媽媽，妳怎麼了？」

媽媽沒有回答，她伸手想碰媽媽的肩膀，卻被對方猛然甩開。

「不要管我！」

小燕嚇了一跳，站在原地不敢再動，直到看見媽媽的情緒越來越激動，她才慌忙衝上前去，抓住媽媽的手，聲音顫抖得不像自己的。

「不要！媽媽，不要這樣！」

她不敢鬆手，怕自己只要一放開，媽媽就會做出更可怕的事情，只能一邊哭，一邊反覆求她。

「拜託妳，不要這樣，我求妳了，媽媽，妳看著我好不好？」

那個晚上，屋子裡充滿哭聲，小燕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，只能死死抓著媽媽，彷彿只要自己夠用力，就能把她留在這個世界上；後來，媽媽終於慢慢安靜下來，坐在地上抱著膝蓋，小燕蹲在她身旁，手指僵硬得幾乎無法伸直，心臟仍然跳得很快，胸口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緊緊攥住。

過了很久，媽媽才抬起頭。

「妳不要跟別人說，好不好？」

她的眼睛紅腫，聲音沙啞，已經沒有剛才那樣激動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脆弱的疲憊。

「媽媽只是太累了，我不想讓別人知道，也不想讓妳擔心，妳答應我，不要把今天的事情說出去，好不好？」

小燕望著她，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她想告訴媽媽，自己剛才差點以為再也見不到她了，也想問她，為什麼要把自己逼到這種地步；可是她同時也害怕，害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媽媽，害怕有人因此認為她的家庭出了問題，更害怕自己一旦把秘密說出去，這個家好不容易維持住的平靜便會徹底消失。

她最後只說了一聲：「好。」

媽媽伸手抱住她，哭著說：「對不起，媽媽真的很愛妳。」

小燕把臉埋進她的肩膀，聞到衣服上熟悉的洗衣精味道，那是她從小聞到大的氣味，熟悉得足以讓她相信，眼前的媽媽仍然是那個會在雨天替她多帶一把傘、會在她發燒時整夜守著她的人。

她伸手抱緊媽媽，一遍又一遍地說：「沒關係，沒關係。」

她說得很快，像是只要不斷重複這三個字，今晚發生的一切就能慢慢消失；只要媽媽不再哭，只要她們能像以前一樣抱在一起，只要明天早上醒來，一切都能恢復原狀，那麼她也許就不必再害怕了。

可是，那一晚之後，小燕開始害怕深夜。

每當媽媽在房間裡待得太久，她便會忍不住走到門口聽一聽動靜；每當手機鈴聲響起，她總要先看一眼媽媽的表情，猜測那通電話會不會再次帶來爭吵；有時候，媽媽只是沉默地坐在沙發上，她也會下意識地靠近，問她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，問她要不要吃點東西，問她今天是不是遇到了什麼不開心的事情。

她不敢再像其他同學一樣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考試、朋友和喜歡的人身上，她開始努力成為一個不需要別人擔心的孩子，把成績顧好，把家裡整理好，從不輕易說自己難過，也不敢讓媽媽知道，她其實常常害怕她的情緒再次失控。

她以為，只要自己夠好，媽媽就會比較快樂；只要家裡沒有爭吵，媽媽就不會再做出那些事情。

沒有人告訴她，一個孩子不需要為大人的情緒負責，更不應該獨自承擔保護大人的責任，她只知道，媽媽已經很辛苦了，她不能再替媽媽增加任何負擔。

她把一個孩子根本無法承擔的責任，悄悄放進了自己的書包裡。

沒有人看見，連她自己也沒有。

三、離開家以後

高中畢業那年，小燕考上了不錯的大學，放榜當天，她拿著手機衝出房間，興奮地告訴媽媽自己錄取了，媽媽看了好幾遍，忽然笑了起來，眼睛卻慢慢紅了。

「妳真的很棒，媽媽沒有白辛苦。」

她把小燕拉進懷裡，抱得很緊，小燕靠在她肩上，心裡暖暖的，以為自己終於做到了，終於用一張錄取通知，證明這些年所有的努力都沒有白費；只是，當她即將離開家，去另一個城市讀書時，她才發現自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，她擔心媽媽會不會不習慣，也擔心她一個人待在家裡，會不會再次陷入那些難以承受的情緒。

上大學後，小燕第一次發現，原來生活可以這麼安靜。

宿舍裡有其他室友的說笑聲，走廊上有來來往往的人，晚上讀書讀累了，可以和朋友去便利商店買一杯熱飲，也可以在週末睡到自然醒，不必急著猜測今天的家裡會是什麼天氣；可是每次媽媽打電話來，她仍然會立刻接起，耐心地聽她抱怨工作、訴說委屈，即使自己正在準備考試，也很難在她情緒低落時掛斷電話。

有一次，小燕正在圖書館準備期中考，桌上攤著好幾本參考書，旁邊的筆記寫得密密麻麻，手機忽然震動起來，是媽媽打來的。

她立刻接起電話。

「小燕，妳現在在幹嘛？」

「我在圖書館讀書，怎麼了？」

「沒怎麼，只是今天公司又發生了一些事情，真的很煩，我明明已經做得夠多了，他

們還是覺得我做得不夠好。」

小燕放下手中的筆，聽媽媽把事情從頭說了一遍，試著替她分析問題，也提醒她不必把所有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，沒想到電話那頭忽然沉默下來。

「所以妳也覺得是我的問題？」

小燕愣了一下。

「不是，我沒有這個意思，我只是覺得妳已經很努力了，如果這件事情不是妳一個人能決定的，就不要把所有責任都放在自己身上。」

「算了，跟妳說也沒用。」

電話掛斷了。

小燕盯著手機，胸口一陣發緊，圖書館裡依然有人翻書、有人低聲討論，窗外的陽光也沒有改變，可她卻忽然一個字都看不進去；她明明沒有責怪媽媽，只是想讓她好過一點，怎麼最後又變成自己做錯了？

過了十分鐘，她還是傳了一則訊息。

「媽媽，妳不要生氣，我沒有覺得是妳的問題，我只是希望妳不要那麼難過。」

她盯著螢幕，等了很久，直到媽媽回了一個簡短的「嗯」，才終於放下心，重新拿起桌上的筆。

這樣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發生，只要媽媽不高興，小燕便會立刻反省自己是不是說錯了話；只要一段關係出現沉默，她便急著填補空白；只要有人露出失望的表情，她就忍不住想，是不是自己應該再多做一點。

她從來沒有想過，原來關係也可以容許沉默，原來別人的不高興，不一定是她造成的，更不代表她必須立刻想辦法讓一切恢復正常。

後來，小燕交了男朋友。

他是一個情緒相對穩定的人，不會因為一點小事就突然提高音量，也不會要求小燕隨時猜中他的心情；他會記得她隨口提過的事情，在她忙得忘記吃飯時傳訊息提醒她，也會在她說今天想一個人待著時，簡單地回覆一句「好，那妳今天好好休息」。

小燕起初並不習慣這樣的相處方式。

有一次，他們約好一起吃晚餐，當天小燕卻臨時接到報告修改的通知，她明明知道自己應該留在宿舍完成作業，卻還是習慣性地答應赴約，吃飯時不斷低頭看著手機，心裡反覆計算剩下的時間，連對方剛剛說了什麼都沒有聽清楚。

他終於放下筷子，輕聲問：「妳今天是不是有事情？」

小燕立刻把手機收起來。

「沒有啊。」

「可是妳一直在看時間。」

「真的沒事，我只是想說等一下還有一點事情要做。」

他沒有追問，只是看了她一會兒。

「如果妳今天不想出來，可以直接跟我說。」

小燕怔住了，第一個反應不是放鬆，而是慌張，她害怕他失望，害怕他以為自己不在乎這段關係，也害怕只要自己拒絕一次，對方就會慢慢不再喜歡她。

「我不是不想跟你吃飯，我只是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打斷她，聲音仍然很平靜，「我不是在責怪妳，我只是希望妳可以說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不用每次都先答應，然後一個人很累。」

小燕低下頭，手指緊緊捏著筷子，隔了很久才問：「可是，如果我拒絕你，你不會不高興嗎？」

他似乎有些意外。

「我可能會有一點失望啊，畢竟我也很想見妳，可是失望不代表妳做錯了什麼，我們可以另外約時間，不是嗎？」

那天晚上回到宿舍，小燕坐在床邊，看著尚未完成的報告，忽然覺得很累，她一直以為，只要自己願意配合別人，關係就能維持得很好，直到遇見一個不要求她配合的人，她才發現，真正讓自己不安的，有時候不是別人對她不好，而是別人沒有要求她做任何事，因為那樣一來，她就必須自己決定，究竟想要什麼。

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明白，原來拒絕一個邀約，不等於拒絕一個人；原來在乎一段關係，不必把每一次的不愉快都當成即將失去對方的徵兆。

只是，明白是一回事，真正做得到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四、媽媽的新生活

大學三年級那年，媽媽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她會在週末提早換好衣服，在鏡子前整理頭髮，偶爾拿著兩條圍巾問小燕哪一條比較好看，有時候晚餐時還會提起和朋友去哪裡吃了飯、看了什麼電影；小燕知道媽媽正在交往一個男朋友，也真心希望有人能陪她吃飯，在她生病時照顧她，在她難過時讓她不必一個人撐著。

有一天，媽媽忽然在電話裡說起，對方曾經提過，希望以後可以一起生活。

「他覺得兩個人住在一起比較方便，也可以互相照顧，我想了一下，好像也不錯。」

小燕拿著手機，安靜了幾秒。

「那……妳們已經決定了嗎？」

「還沒有啊，只是先聊聊，妳這麼緊張幹嘛？」

「沒有，我只是想知道。」

媽媽笑了笑。

「妳也長大了，以後總有自己的家庭，難道我要一個人住一輩子嗎？」

小燕立刻回答：「當然不是，我希望妳幸福啊。」

這句話是真的，她不想讓媽媽一個人孤單地變老，也希望有人能在她疲憊時分擔生活，可是當她想像媽媽有了新的家庭，自己有一天回家，卻不再是那個最熟悉的人時，心裡仍然浮現一種難以言說的恐慌。

她害怕從小到大唯一熟悉的家會變得不一樣，也害怕自己在媽媽的生活裡，會慢慢變成一個不再重要的人。

這份不安令她感到羞愧，因為她知道媽媽已經辛苦了很多年，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願意陪伴她的人，她沒有理由要求媽媽停下腳步，更沒有資格因為自己的不習慣，就否定媽媽追求幸福的權利。

於是，她把所有的話吞回去，只留下一句：「妳想怎麼做都可以。」

媽媽卻沒有因此放鬆。

「妳是不是不希望我幸福？」

小燕怔住了。

「不是，我沒有這樣想。」

「那妳為什麼每次聽到這件事情，都不太高興？妳是不是覺得我有了男朋友，就不會像以前一樣照顧妳了？」

「我真的沒有不希望妳幸福。」

「那妳到底在擔心什麼？」

小燕握著手機，指尖慢慢發冷，她想說自己只是還不習慣，想說她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個新的家庭，更想說她其實很害怕，怕有一天媽媽不再需要她，自己也不知道該把這些年放在她身上的心力收回哪裡；可是這些話太難說出口了，她擔心一旦坦白，便會被認為自私、不懂事，甚至成為妨礙媽媽幸福的人。

最後，她仍然只說：「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。」

媽媽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「妳就是想太多了，我又沒有不要妳。」

電話結束後，小燕坐在床邊，望著窗外逐漸暗下來的天色，忽然不知道該如何安放自己的心情，她明明真心希望媽媽幸福，卻也無法立刻接受家庭即將改變的事實；她很清楚自己不能永遠是媽媽生活裡唯一重要的人，卻又害怕一旦不再扮演那個最懂事、最體貼的女兒，自己便會失去原本的位置。

幾天後，媽媽得知小燕和男朋友交往的事情，便開始頻繁地詢問他們的相處情況。

「他家裡是做什麼的？個性怎麼樣？對妳好不好？」

小燕一一回答，媽媽卻又問起對方的家庭條件、未來規劃，甚至開始提醒她，不要因為談戀愛就忽略課業，更不要太早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別人身上。

起初，小燕以為媽媽只是擔心她，直到有一天，她與男朋友約好週末看展覽，媽媽卻

臨時打電話來，希望她回家吃飯，她猶豫了一會兒，告訴媽媽自己已經有安排，沒想到電話那頭立刻傳來不悅的聲音。

「現在連回家吃一頓飯都這麼難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們早就約好了，下週我可以回去。」

「妳以前不是這樣的，現在有了男朋友，就什麼事情都排在媽媽前面。」

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」

「那妳現在是在怪我嗎？我只是想和妳吃一頓飯，也有錯嗎？」

小燕急忙解釋，自己並不是不願意回家，只是已經和男朋友約好了，她不想臨時取消，也不希望讓別人覺得自己的承諾可以隨時更改；可是媽媽越聽越生氣，最後忍不住說了一句。

「我看那個男朋友根本不適合妳，妳以前明明很懂事，現在卻什麼都要跟我計較，是不是他教妳這樣的？」

小燕握著手機，臉上的表情慢慢僵住。

「他沒有教我什麼，這是我自己的決定。」

「妳以前從來不會這樣跟我說話。」

「那是因為以前我不敢說。」

話一出口，兩個人都安靜了。

小燕自己也愣住了，她從來沒有想過，自己竟然會把這句話說出來，那些年來，她習慣在爭吵發生前先退讓，習慣把所有的不滿解釋成自己的問題，習慣在每一次沉默後主動傳訊息，彷彿只要自己不再計較，關係便可以恢復原狀；可是那一天，她突然不想再假裝一切都沒有問題。

媽媽的聲音沉了下來。

「所以妳現在是在怪我？怪我以前對妳不好？」

小燕的眼睛慢慢紅了。

「我沒有說妳對我不好，我知道妳很辛苦，也知道妳為我做過很多事情，可是我現在長大了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可能每一次都照著妳的期待去做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不讓妳有自己的生活了？」

「我知道妳沒有明確地不讓我做什麼，可是每次我做了和妳想的不一樣的決定，只要妳不高興，我就會開始擔心是不是自己做錯了，我會一直想要解釋、想要道歉，直到妳不生氣為止。」

小燕的聲音開始發抖，她停了一下，努力把話說完。

「媽媽，我真的很在乎妳，可是我也想學著決定自己的事情，我不希望每一次做選擇，都要先擔心妳會不會難過。」

電話那頭久久沒有聲音。

過了一會兒，媽媽才說：「好，妳長大了，妳自己決定吧。」

那句話聽起來像是接受，卻又帶著明顯的失望，小燕聽得出來，卻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她很想立刻補上一句對不起，很想告訴媽媽自己不是要離開她，只是想讓她明白自己的感受；可是，她也知道，如果自己每次都在表達想法之後，立刻收回所有的話，那麼下一次，她可能仍然只能沉默。

電話結束後，小燕坐在床邊，哭了很久……

五、學著把自己留下來

那次爭吵之後，小燕有好幾天沒有主動打電話給媽媽。

直到第三天晚上，媽媽終於打來電話。

「妳最近怎麼都沒有打電話回家？」

小燕握著手機，指尖微微發冷。

「最近課比較多，還有報告要做。」

「以前再忙也會打電話，現在是怎樣？有了男朋友，就連媽媽都不放在眼裡了？」

熟悉的緊張感再次湧上來，小燕幾乎立刻就想道歉，想解釋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也想問媽媽是不是生氣了，可是她忽然想起，自己才剛剛答應過自己，不要每一次都因為害怕失去，就把所有事情攬回身上。她深吸了一口氣，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。「媽媽，我沒有不把妳放在眼裡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可能每次妳不高興的時候，都馬上放下手邊的事情。」

電話那頭沉默了。

小燕的心跳得很快，她甚至能清楚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聲，彷彿剛才說出口的不是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，而是一個足以改變兩人關係的決定；她害怕媽媽哭，害怕她生氣，也害怕她再次說出那些熟悉的話，讓自己立刻退回原來的位置。

果然，過了一會兒，媽媽冷冷地說：「好啊，那妳忙吧。」

電話被掛斷了。

小燕愣愣地坐在床邊，手機仍貼在耳朵旁，直到螢幕暗下來，才慢慢把手放下，她哭了很久，反覆回想剛才的每一句話，想從裡面找出自己做錯的地方；可是想了很久，她發現自己沒有說謊，她真的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也真的很在乎媽媽，而這兩件事，原來可以同時成立。

她不需要因為想要自己的生活，就否定媽媽曾經給過她的愛；也不需要因為媽媽愛她，就把自己的所有時間與情緒都交出去。

只是，明白是一回事，真正做得到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幾個星期後，媽媽傳訊息告訴她，自己最近和男朋友相處得不太順利，心裡很委屈，小燕看著訊息，手指已經停在撥號鍵上，幾乎立刻就想打電話過去陪她說話；可是那天，

她剛好和朋友約好一起吃晚餐，朋友還特地訂了一家餐廳，說有很多事情想和她分享。

小燕盯著螢幕，猶豫了很久。

她想起媽媽以前哭泣的樣子，也想起十六歲那個晚上，自己抓著媽媽的手，害怕一旦鬆開，便會失去她；那種恐懼並沒有因為時間過去而完全消失，她仍然覺得，只要自己不在媽媽身邊，就可能發生什麼無法挽回的事情。

可是，她已經不是那個只能站在客廳中央，不知道該如何求助的孩子了。

最後，她傳了一則訊息。

「媽媽，如果妳想聊，我晚一點可以打電話給妳，我現在正在和朋友吃飯，可能要晚一點才能回覆。」

幾分鐘後，媽媽回了三個字。

「不用了。」

小燕盯著那三個字，胸口慢慢沉下去，她很想立刻解釋自己不是不願意陪她，也開始考慮要不要向朋友道歉，提前離開餐廳；可是當她抬起頭，看見朋友正低頭翻著菜單，興奮地和她討論要點什麼時，她忽然想起，這也是自己的生活，不是因為媽媽不快樂，眼前的快樂就必須暫停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朋友抬起頭，看見她一直盯著手機。

小燕立刻搖頭。

「沒事，我媽媽剛剛傳訊息來。」

「需要回覆嗎？」

她下意識想說需要，卻停了一下。

「晚一點再回覆就好。」

說出這句話時，她心裡仍然有些不安，彷彿自己正在做一件不被允許的事情，她偶爾會想起媽媽的訊息，也會忍不住拿起手機看一眼，但她沒有提前離開，更沒有讓整頓飯都被愧疚占滿；直到晚上回到宿舍，她才打電話給媽媽，安靜地聽她說完那些委屈。

她沒有因此成為一個不再在乎媽媽的人，只是終於在陪伴媽媽之外，也讓自己完成了一頓飯，和朋友好好說了話，保留了一段屬於自己的時間。

幾天後，媽媽又傳訊息問她，週末要不要回家吃飯。

小燕看著手機，原本想立刻答應，可是她已經和男朋友約好要去看展覽，那是兩人提前一個星期便安排好的行程，她猶豫了很久，最後還是回覆。

「這週末我有約了，下週再回去陪妳吃飯，好不好？」

訊息送出後，她把手機放在桌上，起身去洗臉，心裡仍然反覆猜測媽媽會怎麼回答，直到洗完臉回到房間，才看見螢幕上只有一個字。

「好。」

小燕盯著那個字看了很久，原本以為自己會鬆一口氣，卻發現心裡仍然有些酸澀，媽

媽沒有多說什麼，也沒有告訴她自己不介意，她甚至不知道，媽媽是真的接受了，還是只是不想再繼續爭論。

她仍然很想得到媽媽的理解，也仍然希望，當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時，媽媽可以笑著說：「沒關係，妳去玩吧。」

可是，她也慢慢明白，自己不能永遠等待那句話。

有些時候，媽媽會理解她；有些時候，媽媽不會，她無法決定媽媽會有什麼感受，也無法保證每一次表達自己的需求，都能換來平靜的結果，她能做的，是慢慢學會在這些不確定之中，仍然保留自己的位置。

六、那個沒有說出口的孩子

週末那天，小燕和男朋友去了展覽。

展場裡有一面很長的白牆，掛著一幅幅色彩鮮明的畫，空氣中有淡淡的木頭氣味，陽光從高處的窗戶落下來，在地面上形成一塊塊明亮的光影；其中一幅畫著一個坐在窗邊的人，窗外是一片遼闊的天空，那人的背影很小，卻沒有顯得孤單，彷彿只要把窗戶打開，就能迎來一陣自由的風。

小燕站在那幅畫前，看了很久。

「喜歡這幅嗎？」男朋友走到她身旁，輕聲問。

她點點頭。

「嗯，很喜歡。」

「那我們再看一下，不急。」

他沒有催促她，也沒有追問她為什麼站在同一幅畫前這麼久，小燕便繼續看著陽光落在畫布上，看顏色在不同的角度裡慢慢改變；那一刻，她忽然想起小時候的自己，那個總是先看媽媽臉色，才敢決定今天要不要說話的孩子，那個在椅子摔落時僵在原地，卻仍然告訴自己媽媽沒有真的傷害她的孩子，那個在媽媽哭泣時抱緊她，明明自己也很害怕，卻還是一次又一次說著「沒關係」的孩子。

她很想抱抱那個孩子。

想告訴她，妳已經做得很好了，妳不需要再考更高的分數，不需要把家裡整理得一塵不染，也不需要每次都猜對媽媽的心情，才值得被愛；妳可以害怕，可以生氣，可以難過，也可以在不想說話的時候，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間裡，這些事情，不會讓妳變成一個不好的女兒。

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直到長大以後，才慢慢明白這些事情，也不知道如果當年有人告訴她，她是不是就能少害怕一些；那些沒有說出口的委屈，那些在深夜裡反覆猜測的心情，那些明明很想哭，卻還是努力擠出笑容的時刻，都已經成為她的一部分。

她無法把它們從生命裡刪除，也不必假裝它們從來沒有發生過。

展覽結束後，媽媽傳來一張照片，是陽台上那盆曾經快要枯死的植物開了花，照片拍得有些歪，背景還露出一角晾在旁邊的衣服，那朵花並不大，顏色淡淡的，卻在陽光下顯得很漂亮。

媽媽在訊息裡寫著：「妳看，之前快死掉的那盆，現在開花了。」

小燕看著照片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真的耶，很漂亮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她又補上一句：「妳有空再拍給我看。」

媽媽很快回了一個貼圖。

那只是一段再平常不過的對話，沒有道歉，沒有深刻的理解，也沒有人承認過去發生的事情曾經造成多大的傷害；可是小燕看著那張照片，忽然覺得，或許自己不必急著替這段關係找到一個答案。

她仍然愛媽媽，也仍然會想起那些讓自己害怕的晚上，她可以記得媽媽替自己準備早餐的樣子，也可以記得椅子摔落地面的聲音；可以感謝媽媽多年來的付出，也可以承認自己曾經受過傷，這些記憶不需要互相抵銷，才能證明她們之間的感情是真的。

她不必為了證明媽媽愛她，就否認自己曾經害怕過，也不必為了證明自己受過傷，就否認媽媽曾經給過她的溫暖。

她開始明白，那些被稱讚的懂事裡，也藏著一個從來不敢提出要求的孩子，她不是不需要被照顧，只是太早學會了把需要藏起來；她曾經以為，只要兩個人一直在一起，就能讓這個家保持完整，後來才明白，一個家不一定要維持原來的樣子，愛也不一定只能存在於兩個人之間。

媽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，她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。

她們可以彼此牽掛，也可以在某些時候無法理解對方；可以因為愛而靠近，也可以因為受傷而需要距離，這些事情不會讓過去的溫暖變成假的，也不會讓過去的傷害因此消失。

小燕還是會害怕，也還是會在媽媽難過時，忍不住想要立刻放下手邊的事情，她並沒有因為明白了這些道理，就突然變成一個勇敢而獨立的人；有些日子，她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有些日子，她卻仍然會在收到一則簡短的訊息後，反覆猜測對方是不是不高興。

她只是開始練習，在每一次想要道歉之前，先問問自己，究竟做錯了什麼；在每一次想要退讓之前，先想一想，自己是不是也有想做的事情；在每一次想要說出「沒關係」之前，先停下來，聽聽心裡那個從來不敢說話的孩子，究竟想告訴她什麼。

隔天早上，小燕醒來時，手機裡沒有新的訊息。

她盯著螢幕看了幾秒，心裡仍然有些失落，接著起床刷牙、換衣服，整理好今天要用的東西，出門去上課；走到樓下時，陽光剛好穿過樹葉，落在地面上，她停下腳步，抬頭

看了一眼天空。

天空很大，大得足以容納一個人的期待、一個人的失望，以及那些還沒有找到答案的心情。

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真正不再害怕，也不知道有一天，自己能不能不帶著愧疚與媽媽談論那些曾經發生的事情，她可能還是會在某些夜晚想起過去，還是會在聽見別人提高音量時，下意識地縮起肩膀，也可能在媽媽難過時，再一次急著把自己的事情放下。

但這一次，她不想再急著把所有事情都解釋清楚。

她可以繼續愛媽媽，也可以慢慢學著照顧自己；可以承認自己曾經受傷，也可以珍惜那些真實存在的溫暖，她不必急著選擇其中一種記憶，更不必用一輩子的懂事，換取另一個人平靜的生活。

走到路口時，手機忽然震動了一下。

小燕低頭看見媽媽傳來一則訊息，問她今天有沒有吃早餐，她看著那行字，心裡仍然習慣性地想，要不要立刻回覆，要不要順便問問媽媽今天心情好不好；過了一會兒，她才慢慢打字。

「有，我正要去上課，妳也記得吃早餐。」

按下傳送後，她把手機收進包裡，繼續往前走。

陽光落在她的肩上，風從街角吹來，她沒有立刻知道自己接下來該怎麼做，也沒有突然感到所有恐懼都已經消失，但她終於能夠在心裡，替那個曾經努力維持所有人快樂的孩子，留下一點位置。

她仍然不知道，自己還要花多少時間，才能不再害怕別人的失望；也不知道有一天，當媽媽再次陷入悲傷時，自己是否還能記得，不必把所有責任都攬在身上。

她只知道，從今以後，在每一次想要說出「沒關係」之前，她想先停下來問問自己。

真的沒關係嗎？

如果不是，她也想試著聽聽那個答案。